

# 客家人的迁徙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刘春喜

客家民系是汉族的重要分支,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汉人南迁的时间、规模、迁入地的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在客家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握客家民系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形成所依赖的各因素间的动态关系。

客自中原来,这已成为共识,但南来的并非都是客。是什么力量令赣闽粤结合部的部分南迁汉人成为“客家人”?国内外专家对此已做了许多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原汉人南迁的规模、时间、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勾划出客家文化系统形成的动态过程。

## 一、迁徙是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之一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选择了永不停息的迁徙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态。其不断扩大地对环境的适应范围加强了人类文化整合的能力,同时也造就了千姿百态、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

纵观历史,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均有过大或小、长短各异的迁徙活动,虽然其背景和动因各不相同,但迁徙规律和结果却有一定的一致性。仅就欧亚大陆为例,人类迁徙是以从高纬度地区到低纬度地区为主导向的。如雅利安人从北欧向地中海沿岸及印度次大陆的迁徙;蒙古人种不断向南的推进;中国百越各族向中南半岛及南洋诸岛的迁徙等皆是自北向南的运动,当然其他方向的迁徙也时有发生,如蒙古人向欧洲的推进;乌孙人自中国西部向西欧及英格兰的迁徙;以色列人自埃及向迦南地区的回迁等;丰富的考古学及人类学资料显示了原始人类从我国华南迁至澳州的可能性。广东与广西、福建、台湾的交流早在原始社会已经发生<sup>①</sup>。因此,客家人的运动是人类迁徙历史的一部分,客家文化也是自然和社会选择的结果。

## 二、客家人的迁徙与文化特征的形成

什么是客家人?我认为王东教授的定义较为准确:“客家是以中原汉族中的南迁移民为主体,并同化和融合了其迁移途中及定居之所的有关土著居民而形成的一个民系共同体。”<sup>②</sup>据罗香林教授考证,汉族有许多次大的迁徙,与客家人有关的主要有五次:第一次是公元四世纪东晋“永嘉之乱”后从黄河流域到达长江流域;第二次迁徙发生在唐末约公元九、十世纪,辗转入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第三次是在宋元之际(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由赣南、闽南入粤东、粤北;第四次出现在明清,深入粤中、广西、四川、湖南;第五次是太平天国末从粤中部南迁至高、雷、钦、廉、琼、台等地。客家人大约形成于宋元之际<sup>③</sup>。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迁徙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并作了深入研究。本人拟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从其迁徙的时间、规模及文化背景入手,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 1、迁徙的时间

客家的迁徙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九世纪,共历 1500 余年,每次相隔 300—500 年左右。也就是说,每迁至一地,都有一段较为稳定的适应期。这点对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文化在一个环境里适应的时间越长,文化根基就越深,其文化体系和构成该文化体系的多种文化特征受环境影响也就越深。反之,新的文化特征则不易形成。美国人类学家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开始适应到完整的发展往往需要几十年,或许几个世纪<sup>④</sup>。由于客家人迁徙的适应期较长,文化沉积才有可能完成。如在客家方言中可以找到古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既有六朝古音,也有唐宋时期的特点。同时,也可看出沿途各大方言区的影响。江淮官话、赣方言、瑶语、畲语等在客家话里也留下了影子,所以客家话有语言活化石之称。

## 2、迁徙规模

中原汉人南下的规模可从唐宋时期黄河、长江流域人口的变化推知一二。唐天宝年间(742—756年)黄河流域 3062 万人,占总人口的 61.4%,长江流域 1779 万人,占人口的 35.8%;而至宋元丰年(1078 年)黄河流域 1159 万人,占 34.8%,长江流域则为 1945 万人,占 58.45%;再到元至元年间(1264—1294 年)黄河流域仅 468 万人,占 8.7%。而长江流域猛增至 4950 万人,占 84.4%。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分析当时移民总人口达 90 万,占西晋北方人口的 1/8,也就是说,在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南迁<sup>⑤</sup>。《元和郡县志》载,唐开元年间有 29690 户(近 10 万人)入闽。宋隆兴二年,江淮流域人民迁居江南的人数有二三十万之众,仅福建汀洲人口已达 10 万。宋代梅州户数较唐代增长近八倍<sup>⑥</sup>。

中原汉人南下不但整体规模大,迁徙单位也颇为可观。从族谱可知客家先民多是举族南下的。崇正同人系谱云:“有陈魁者率其族群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兴宁曾坑陈氏族谱记载,其族人迁徙往四川时有八九十丁,各丁随行的妻妾子女尚末计算在内。家族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是松弛的,所组成的人流是自觉的,但这客观形成的巨大规模造成了三个后果:

其一,较为顺利地进入可暂时栖身之地。虽然南方相对人口稀少,毕竟不是无人之境,严酷的现实是:谁肯拱手让出赖以生存的土地?但迁徙大军如滚滚洪流,进入人口分散、结构松散的南方是较为容易的。

其二,在遇到抵抗力量时,迁徙人群迅速组成防卫力量,并对外界有一定的震慑力。由于外界的威胁一直存在,这显而易见的好处成为移民联合的内驱力。语言则成为联系、团结移民的纽带,其作用在频频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以至成为客家群体形成和认同的标志,并被抬到“宁买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其三,为减轻生存压力而作的内部调整衍生出某些客家文化的特质。我们知道,人口的众多会带来为争夺土地而自相残杀的可能性。纵观客家历史,这种内部争斗似不多见。相反,史家颂扬的却是客家人的团结精神,为何?压力。来自外部的极度压力是促使客家人团结的重要因素。当外界威胁大于内部的利益冲突时,族群内部的协作团结便变得非常重要。为解决人多的矛盾,只能不断地向更偏僻的地区移动,尽量寻找较为适合的环境。这也许能解释客家地区多为穷山僻壤的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政府推行“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能得到客家人的积极响应。不断迁徙形成的开拓性和农耕社会“安土重迁”的保守心态揉和在一起,塑造了客家人文化心态的两重性。另一个协调办法是厉行节约,充分利用已有的、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家族聚居。聚居不但可以节约耕地、节约建筑材料,还能彼此照顾。围屋内的公用设施既可增强族人的向心力,又能避免资源的浪费,家族的观念从而得到加强。功能齐备,坚固的土楼、围龙屋某种程度上起了内外隔绝的作用,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空间,并使尚未稳定的客家文化特质得到进一步的保护、沉淀和发展。节俭精神渗入生活

的各个层面,成为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韩素音女士描述客家人的性格是“宗族观念,节俭持家,互守信义,但又是准备随时打架的坏邻居,客家的名字依附在他们身上,并且以此自傲。”<sup>⑦</sup>

### 3、迁徙的文化背景

研究客家历史的人都清楚,汉人南迁很少是一步到位的,多数是一段一段地往南移,时间有先后。因此,先后移民已形成事实上的主客关系,语言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异,为什么仍能认同?以土族为主体的南迁汉人,面对基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不足、外族的威胁、生存价值的下降等等的压力,难免产生不安与失落感。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及亲密感。土族的一些习俗,如必须讲洛阳话、重视谱牒、敬重祖先等成为共同文化的基础。以祖先郡望为堂号的做法有追忆过去的一面,也是相互沟通的方式之一。虽然先来者的文化形成已在中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向另一方向发生了较大的演进,却没有影响彼此的认同。

在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不能忽视迁入地的文化背景所起的作用。按照移民法则,一个地区对移民接纳的程度取决于该地区开发的程度。开发早的地区人口密度就较高,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就会突出,对移民接纳的程度就会降低。相反,对新移民接纳的程度较高。粤、赣、闽结合部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不甚发达,受战乱影响较小,尚属人稀地广的区域。唐时梅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两人<sup>⑧</sup>。汉族迁入此地土客矛盾相应减少。同时该地区曾是畬、瑶的活动范围,因其生产方式仍为“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农业,对土地的占有观念和领地观念并不强烈,故而对客家人的到来所引起的敌视情绪相对较弱。由于游耕的生产方式,与汉人经常性的正面冲突较小,移居此地的汉人生活也较为安定。从南宋祥兴元年到清末光绪年间,中央王朝多次大规模屠杀畬和瑶民,被官兵俘虏、斩杀的瑶民有9.4万人。明代38州府的850座瑶山至清末只剩6个县有瑶民<sup>⑨</sup>。为躲避官府,瑶民进入更为偏僻的深山,这是客家人能够立足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内迁,北方卷入一场民族大融合中。而汉人的迁徙打破了南方传统的民族布局,使蛮、俚、僚等少数民族或迁走或被同化。客家先民正好处在南北民族融合的夹缝中,这正是客家民系独特个性生成的契机<sup>⑩</sup>。由于闽、粤、赣结合部的自然环境适宜农耕,且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没有一个影响深远、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系统,因此最终成为客家文化的大本营。

当北方的汉人背井离乡时,不曾想到会走上一条自成体系的路。1500多年的长途跋涉,走走歇歇,沿途的文化不断地被吸收,沉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迁入地自然环境的封闭及文化发展的相对缓慢,为客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 注释:

①《广东通史》第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②⑩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③罗香林《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徙和系统》,载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④(美)凯西·φ·奥特拜因,《比较文化分析与文化人类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⑤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⑥⑧李伯林编著《梅州史纵览》第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⑦韩素音《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过程》,载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⑨宋卓雅《广东少数民族人口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4。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责任编辑:覃彩銮]